

## 批判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 是“地理发现”，还是侵略扩张？

#### ——评苏修《自然》、《星火》杂志的奇谈怪论

青海省生物研究所批判组

1974年4月，苏修两个御用刊物一起出动，打着“科学”幌子，抬出了沙俄间谍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自然》杂志拼凑了此人九十年前率队第四次窜入我国西部地区收集情报时，给沙俄总参谋部的一些呈文、书信和电报，加上精心泡制的按语，直接用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名字发表<sup>1)</sup>。《星火》杂志则让一个“历史学家”出面，利用这些“新资料”大做文章<sup>2)</sup>。两刊一唱一和，给这个沙俄军官戴上了什么“亚洲中部的第一个考察者”、“卓越的探险家”、“勇敢的旅行家”、“西藏的哥伦布”等等桂冠，吹嘘他“功勋巨大”，有“许多重大的地理发现”，把这个亡灵捧上了九天！

《自然》杂志编辑部的按语声称：

“尽管在这些新发现并首次发表的文件里，并没有什么是那些写于它们之后的公开文献所未曾加以证实和更充分地阐述过的情报。但是，这些文件仍会把我们带进那些年代所发生的事件的气氛中去，使我们不能不跟俄国科学院和俄罗斯地理学会一起，共同为探险队的命运忧心。”

这是绝妙的自白！他们从老沙皇的军事档案库里翻出这些东西，明知没有什么新鲜内容，却仍要作为至宝捧出。目的何在？一个“但是”之后，道出了新沙皇的用心。原来，罗曼诺夫王朝的子孙，同其祖宗是那样地心心相印、息息相关，为了他们的共同“命运”，竟妄想借助于普尔热瓦尔斯基的鬼魂，把苏联人民重新“带进”老沙皇时代的“气氛”中去。真是居心险恶！

普尔热瓦尔斯基一生专门从事针对中国领土的间谍侦察活动，充当老沙皇侵华探路先锋，疯狂鼓吹侵华战争。1884年还曾在我国黄河源地区开枪杀人，对中国人民犯下累累罪行。而今，新沙皇竟对他大加宠幸，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让我们剥去新沙皇制造的层层伪装，还它的本来面目吧！

#### 一、“开创了”什么“新时代”？

苏修叛徒集团竭力把沙俄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打扮成好象是什么“科学家”。《自然》杂志编辑部的按语开头就说：“尼古拉·米哈依洛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名字，在地理学的历史中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此人究竟“开创了”什么“新时代”？

1) H. M. 普尔热瓦尔斯基，旅途通讯，苏联《自然》杂志，1974，4，100—106。

2) A. H. 依沃尔金，为了祖国的荣誉，苏联《星火》杂志，1974，15，22—23。

普尔热瓦尔斯基是俄罗斯贵族的后裔,1855年中学毕业后立即投身沙俄军队,1861年被选进总参谋部学院。从此,他就把鼻子伸向中国。当学员时,他搞《黑龙江边区军事统计评论》;成为总参谋部军官后,1867—1885年五次率领殖民主义“探险队”窜入中国领土,大搞所谓“科学侦察”(научная рекогносцировка);1888年又组织了所谓“第三次西藏探险”,临行时病死于喀拉科尔。

普尔热瓦尔斯基为何对中国这么“热心”?不怕万里迢迢,跑到中国爬山涉水,究竟干什么呢?伟大导师列宁教导我们:“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探险”活动,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进行的,那恰是俄国资本主义大发展时期。列宁指出: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标志着从农奴时代中成长起来的新的资产阶级的俄国的开端”。又说:“1861年以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这样的迅速,只用数十年的工夫就完成了欧洲某些旧国家整整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转变。”在这种背景下,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沙皇政府,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迅速膨胀,侵吞中国的步伐也大大加快。因而,沙俄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在这些年代大发“探险热”,决非偶然。对照其活动年表,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是和沙皇政府的领土扩张计划紧密配合在一起的。列宁在《“帝国主义”笔记》中摘引的材料指出,沙俄“在东亚也一贯按照预先考虑好的计划……在实行扩张,目的在于直接占领一直到长城脚下的大片领土,并获得在东亚的霸权。”1858和1860年,沙俄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璦琿条约》和《北京条约》,强行割占我国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共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864、1881年等几年中,又强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伊犁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夺了我国西部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跟随这一步伐,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探险”活动,第一次是到乌苏里地区(1867—1869年);七十年代起则向西推移,先侵入蒙古地区(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我国内蒙古自治区),后又侵入我国甘肃、青海、新疆、西藏等地,接连进行四次所谓“亚洲中部探险”(1870—1885年)。由此可知,正是老沙皇的领土扩张政策,把此人推上了“探险”之路!

本来,普尔热瓦尔斯基既是总参谋部军官,他的一切活动必然完全服从于老沙皇的军事需要。搞“地理”,不过是他充当侵略军探路先锋和从事间谍活动的手段,给他挂上“地理学会会员”的招牌,乃是为了便于伪装。这是事情的实质。苏修却对此竭尽掩盖、歪曲之能事,他们一面对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原资料苦心删节,一面给这个沙俄军官披上更多的“科学”外衣。例如,《星火》杂志将引用的资料大加砍削,妄图掩盖这支“探险队”的军事面目;《自然》杂志编辑部则硬说“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工作是和俄国科学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受宠是“由于卓越的科学功勋”,其实,这都只能是枉费心机,欲盖弥彰。《自然》杂志公布的普尔热瓦尔斯基本人写的资料,就给了它们自己一记响亮的耳光!所抛出的16件资料,件件都是“给总参谋部首脑”的,并确切地勾划出了这支“探险队”的真实面貌:全队21个成员都是沙皇军队的官兵,他们携带60支军用枪枝、上万发子弹,是全副武装的军事特遣队;它由沙俄总参谋部精心组织和直接指挥,活动计划呈报陆军大臣审批,整个行动随时随地向总参谋长报告;……。这些情况难道不正好证明,此人的全部“工作”,自始至终乃是和沙俄最高军事首脑机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事实上,普尔热瓦尔斯基花了十几年时间,跑了三万多公里,在中国领土上广泛收集地理、气象、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和军事等情报,拍摄照片,测绘地图,调查交通路线,盗窃成千上万件动、植物资源标本,等等。这些行径,无一不是间谍活动,无一不是为军事侵略服务的。普尔

热瓦尔斯基本人曾用“*научная рекогносцировка*”这个词概括其全部活动。在他所写的几本《亚洲中部旅行记》的序言中，一再使用这个词，并以着重号标出。他声称，只有用这个词，才能“表现”综述其活动的“本书的特点和内容。”<sup>1)</sup>因此，我们只能把“*рекогносцировка*”按俄语第一词义，译成“军事侦察”，所以，“*научная рекогносцировка*”也就是“科学侦察”。它的“特点和内容”，也就是打着“科学”旗号，抱着军事目的，对别国领土进行间谍侦察，真是不打自招！普尔热瓦尔斯基本人精选的这个词，有如利刃，把新沙皇赐与他的一件件“科学”外衣、一顶顶“学者”桂冠，全都戳得稀烂！

正因为普尔热瓦尔斯能效尽了犬马之劳，老沙皇对他也确实宠赐有加。生前加官进爵，由一个小小的尉官提升至少将，并赏给他“科学院名誉院士”头衔；死后赐以哀荣，不仅将他葬身的小镇改名为“普尔热瓦尔斯克”，而且还特地用他的名字颁发奖章、奖金。这一切，正好在这个冒险家的臀部，深深地烙上了充当老沙皇侵略工具的印记！所以，如果硬要说什么“在地理学的历史中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人们倒也确实可以说，沙俄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本人在俄国“开创了”一个资产阶级地理学“新时代”。他把自己牢牢拴在老沙皇的战车上，彻头彻尾地为沙皇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服务！

## 二、是“巨大空白”，还是弥天大谎？

《自然》杂志编辑部抛出一个大神话，说普尔热瓦尔斯基本人是“亚洲中部的第一个考察者”，“填补了地图上从帕米尔到黄河源的巨大空白”。谎言编得如此离奇，也可以说是超级大国的一种“超级文明”吧！

举世皆知，中国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已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制国家。远在公元前二世纪，汉朝政府就在巴尔喀什湖一带的广大地区，设有行政机构。两千多年来，我国各族劳动人民和历代的政治家、旅行家，在这些地区留下了不容磨灭的业绩。闻名世界的汉朝张骞通西域，不仅沟通了直至巴尔喀什湖一带的我国西部地区与内地的联系，而且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我们现在从司马迁著的《史记》（著于公元前一、二世纪之际）中，还可以读到当时根据张骞考察，对古代西域地区的地理、物产和社会情况作的详细记述。再如东晋的法显、唐朝的玄奘等僧侣，在经过亚洲中部赴古印度取佛经时，一路上也都进行了访问和考察，他们所著的《佛国记》、《大唐西域记》等书，有许多宝贵的地理记述，是研究亚洲中部地区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这些历史事实，新沙皇是抹杀不了的。就在《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0卷，1952年，莫斯科版，第458、468页）中，也有如下记载：“在公元前二世纪到一世纪末，中国探险队（例如张骞）已深入亚洲中部直至里海”；“公元前138—126年，中国使者张骞旅行中亚（达天山山麓和锡尔河河谷）。公元399—415年，中国人法显旅行亚洲（兴都库什山、印度）。公元628—645年，中国人玄奘旅行亚洲中部和印度”。白纸黑字，早已公诸于世。苏修叛徒集团的老爷们，现在竟煞有介事地抬出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才出生的普尔热瓦尔斯基本人，硬把他说成是什么“亚洲中部的第一个考察者”，岂非咄咄怪事！

新沙皇心怀鬼胎，妄图用弥天大谎来愚弄苏联人民。他们喋喋不休地谈论普尔热瓦尔斯基本人“填补了”“巨大空白”。昔日，老沙皇的军官既狂妄又无知。他跑到黄河上游，就急忙给主子

1) H. M. 普尔热瓦尔斯基本人，《第三次亚洲中部旅行记》，序言，1883年，彼得堡版。

发电报说：“用武力”“实现了对从来不为人知的黄河源和黄河上游的两个大湖的考察”，并且，“根据第一个考察者的权利，把这两个湖泊之一命名为‘俄罗斯人湖’，另一命名为‘探险队湖’”（所说“两个大湖”，就是鄂陵湖和札陵湖）。他跑到昆仑山下，又声称：“充分考察了不为人知的昆仑山中部，……新发现了三座大雪山”，并对这些山脉也妄加“莫斯科”等名号”。这些连篇鬼话，新沙皇不仅一律全盘照搬，而且还大加渲染。《自然》杂志编辑部胡诌什么由于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亚洲旅行”，“以前在地图上被画成一条直线的昆仑山脉的巨大山系被发现了”，在“南山（祁连山）东段，发现了许多山脉、峡谷、山结”；等等。《星火》杂志甚至胡吹说，罗布泊也“是他早在 1876 年就已发现的”。真是痴人说梦，恬不知耻！但是谎言毕竟是谎言，丝毫改变不了历史的客观存在。请看：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访大月氏后，“还，并（即傍）南山”。就是说，他是走南路，沿昆仑山北麓返回。这表明，早在二千多年前，中国人就已熟悉这个地理实体。自那时以后，“丝绸之路”就发展起来。到公元一世纪，班固著《汉书·西域传》，就已经明确记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意循）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此处，“河”即指塔里木河。“南山”即昆仑山脉，“葱岭”即帕米尔。“安息”就是波斯，今伊朗，“南道”是当时沟通中外的干线之一，沿途有婼羌、且末、于阗（和田）、莎车等城镇。莽莽昆仑就在大道之南，竟说它一直到 1885 年才被这个沙俄军官“发现”，岂不是海外奇谈！在普尔热瓦尔斯基之前的地图上，昆仑山系果真只是“被画成一条直线”吗？打开康熙、乾隆时先后制作的《皇舆全图》（公元 1708—1718 年和 1760 年）和其他清代舆图看一看吧，从帕米尔蜿蜒东行的昆仑山系，一条条山、一座座岭，历历在目，哪里只是“一条直线”？普尔热瓦尔斯基大叫“新发现”，其实只不过是无知狂言。就拿被他“命名”为“神秘山”的那座大雪山来说吧，该山曾被当作此人“巨大功勋”的象征，由沙俄地理学会改名为“普尔热瓦尔斯基山”，其实它早已有自己的名字——阿尔格塔格（维吾尔语：“阿尔格”意为“在后面的”，“塔格”即“山”，全称就是“后山”）。这是国际公认的，所以后来俄国出版的地图也不得不加以标注。普尔热瓦尔斯基那些所谓“地理发现”的真实性如何，由此可想而知！

昆仑山北支东延为阿尔金山，再东延为祁连山。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 年），霍去病就曾到达这里。公元 641 年，唐文成公主进西藏，也途经祁连山系的日月山（赤岭）。可是普尔热瓦尔斯基到此，又“发现”在他们的“地图”上需要“填补”。于是：乾隆《皇舆全图》已经标明的“察罕鄂博图阿林”，他“命名”为“里特山”；而“乌兰达巴汉”（乌兰达坂山），他则“命名”为“洪保特山”；……够了！这样的“填补空白”，除了说明是自欺欺人和狂妄野心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再从水系来看。《汉书·西域传》中记载：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河有两原：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此处，南、北大山指昆仑山系与天山山脉；河即塔里木河及其上流叶尔羌河、和田河。“蒲昌海”就是罗布泊。罗布泊在我国古代有许多名字，例如：在《山海经》中，因它“浑浑泡泡”，水色黝黑，称之为“渤泽”；在《史记》中，因它沿岸广布盐滩，称之为“盐泽”；在《水经注·河水注》中因它在汉代楼兰地，称之为“牢兰海”；等等。到清朝，《皇舆西域图志》（公元 1762 年）已经载

1) H. M. 普尔热瓦尔斯基，1884 年 8 月 8 日的两个电报，《自然》杂志，1974，4，102；《星火》杂志，1974，15，22—23。

2) H. M. 普尔热瓦尔斯基，1885 年 3 月 15 日电报，《自然》杂志，1974，4，101；《星火》杂志，1974，15，23。

有“罗布淖尔”的名称”（“淖尔”系蒙语，意为湖泊）。面对这些事实，普尔热瓦斯基也不得不承认罗布泊是中国人于公元前二世纪的汉朝就已知道的。而今新沙皇却一口咬定罗布泊也是此人“早在1876年”“发现”的，简直是不知天下尚有“羞耻”二字！《自然》杂志还登了多幅罗布泊照片，不知他们又有什么“新发现”？

至于黄河源的研究，与我国古代的水利事业密切关联，更可以追溯到很远的年代。古地理书《禹贡》（成书于公元前475—前221年的战国时期）就已提及黄河源。到唐朝，公元635年有中央政府官员侯君集、李道宗到达黄河源；公元821年刘元鼎入藏，“往来渡黄河上流”，更对黄河源作了详细观察。这些事实，在《旧唐书》、《新唐书》中均有记载。公元1280年，元朝官员都实奉命专程踏勘黄河源，查明了两大湖（合称“阿刺脑儿”），上溯到星宿海（“火敦脑儿”），并考察了黄河各支流和主流的关联情况。公元1315年潘昂霄根据都实考察写成专著《河源志》；其后，《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归纳有关资料，指明黄河源在星宿海西南百余里。至明洪武15年（公元1382年），僧侣宗泐途经河源，作《望河源》诗，诗序指出：“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则流入耗牛河，东北之水是为河源。”耗牛河即通天河，藏语称为“必力处”（“布垒楚”），而藏语“抹处”（“马楚”）就是黄河，“抹必力赤巴山”意即“黄河与通天河分界之山”。这段记载正是说明，发源于巴颜喀拉山的喀拉渠是黄河的一个源头（南源）。

从1704年起，清朝政府又多次派人黄河源作了深入调查和实地测量。公元1761年齐召南写成《水道提纲》，综合这些实测结果，对黄河源有了进一步认识。其中指出：“黄河源出星宿海西，巴颜喀喇山之东麓，二泉流数里，合而东南，名阿尔坦河”。此处记的已是黄河正源约古宗列渠；其位置，该书已按晷度标出，为“西二十度，极三十五度”（即东经95.8°，北纬35°）。书中对河源地区情况以及上游两湖均作了生动、细致的描述，湖名已记作“查灵海”、“鄂灵海”。此外，《清一统志》（公元1743年）、《河源纪略》（公元1782年）和《皇舆全图》等图籍，也分别记载了对河源各次考察和实测的结果。

这一系列事实说明，上千年来，中国历代政府曾对黄河源进行了多次考察；早在许多个世纪以前，中国人对黄河源的认识已远远超越两湖，一直上溯到星宿海和黄河源头；有关河源各处的名称，亦早已载入我国史册。这些名称往往具有特定含义，如星宿海，是因“有泉百余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涣，……旁履高山，下眎粲若列星，以故名火敦恼儿。火敦译言星宿也”（潘昂霄：《河源志》）。“恼（脑）儿”同“淖尔”，即“湖泊”，黄河的几个源头，以前曾通称“阿勒坦郭勒”，或记作“阿尔坦河”，则是因“蒙古（语）谓金为阿尔坦，言水色微黄”（齐召南：《水道提纲》），“郭勒”即“河”；如此等等。同其他山脉、江河、湖泊的名称一样，这些名称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当地各族劳动人民对自己山河的认识，雄辩地证明，他们才是最早也是最熟悉这些地方情况的人，才是真正的第一个考察者！

沙俄军官普尔热瓦斯基1884年才窜到黄河上游的两个湖滨，竟公然声称自己是“第一个考察者”，并且大模大样地对两湖“命名”，如此荒诞无稽，早已成为国际地理学界的笑柄。到1888年，他发表《亚洲中部第四次旅行记》时，就不得不承认：“关于这两个湖，自古以来，中国人就知道它们的名字——西部的叫札陵湖，东部的叫鄂陵湖”<sup>1)</sup>。但他仍在该书中作了许多无耻诡辩。他诬蔑中国人千百年来对黄河源的研究和记述，都“缺乏科学根据”<sup>2)</sup>，而实际上，他却又

1,2) H. M. 普尔热瓦斯基，第四次亚洲中部旅行记，1888年，彼得堡版，198，143页。

大量抄袭中国的资料,填补自己科学知识的真正“空白”。他自称是“首次深入到神秘的黄河源的”<sup>1)</sup>人,但事实上他只走到星宿海东口。黄河源头在那儿?他根本未搞清楚。所以当他在那里实际上已经面对西北、西南滚滚而来的黄河两源头之水时,竟表示:“我们不知道这两条河流的名字”<sup>2)</sup>。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难道这也可以叫做“科学”,叫做“考察”吗?新沙皇时至今日,竟还不知羞耻地吹嘘此人“填补了”黄河源的什么“空白”,而且把那些丢丑的电报公然端出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可笑之极!

无须引证更多的史料,新、老沙皇所谓的“巨大空白”何在,所谓“重大地理发现”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在上述事实中,不是已很清楚了吗?列宁指出:“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苏修叛徒集团违抗列宁遗训,步老沙皇的后尘,只能落得比罗曼诺夫王朝更可耻的下场!

### 三、为何要“向亡灵致敬”?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政大权,复辟资本主义,做了希特勒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他们完全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做着称霸世界的迷梦。马克思在揭露沙皇俄国的霸权政策时指出:“它的方法、它的策略、它的手段可能改变,但是这一政策的主旨——世界霸权是不会改变的。”<sup>3)</sup>如今,新沙皇这个后起的暴发户,表现特别贪婪,野心比老沙皇还大。老沙皇曾经霸占的地方,他们要占领;老沙皇尚未拿到手的,他们更是垂涎三尺。由以上的分析,已经可以明白,所谓“那些年代所发生的事件”,实际上就是:老沙皇对中国张牙舞爪,使用武力和外交讹诈,侵吞了我国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而扩张野心有增无已;普尔热瓦斯基因此奉命率领“武装探险队”,三番五次窜入我国领土搜集情报,为老沙皇更大的侵略计划探路开道。新沙皇把这种“事件”奉为神圣,对这支老沙皇殖民主义“探险队”的“命运”关怀备至,把普尔热瓦斯基的间谍行径称作“为了祖国的荣誉”,其恶罪用心,昭然若揭。

新沙皇发“请鬼热”已非一回,尤其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他们对老沙皇时代的“探险家”歌功颂德就日益露骨,对侵华强盗的吹捧更是声嘶力竭。1969年6月13日苏联政府的声明公然提出,在清朝以前中国的北部疆界在长城,西部不超过甘肃和四川。与此配合,克里姆林宫的老爷们又指使一帮子什么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作家、院士,写文章、出丛书,大召亡灵,大造反华舆论。前几年已抬出波雅科夫、哈巴罗夫,硬把这两个十七世纪侵犯我国东北领土的沙俄侵略军头目,吹捧成值得“后代人永远怀念”的“俄罗斯新土地发现者”、“开发者”<sup>3)</sup>。去年又捧出普尔热瓦斯基,把他说成是有“许多重大地理发现”的“亚洲中部第一个考察者”。对这种喧嚣的实际含义,苏联海军元帅戈尔什科夫曾有一个精彩的表白。此人在吹嘘他们俄国人“第一个发现”、“第一次考察”了美洲和太平洋的一些陆地及岛屿后,情不自禁地宣称:“俄国作为这些地方的第一个发现者,完全有权占领这些地方”<sup>4)</sup>。真是一语泄天机!原来,当年老沙皇大派“探险队”窜到世界各地,为的是侵略扩张;今日,克里姆林宫的喉舌拚命吹捧那些殖民主义冒

1,2) H. M. 普尔热瓦斯基,第四次亚洲中部旅行记,1888年,彼得堡版,198,155页。

3) C. 帕斯图霍夫,阿穆尔河的航行,1970年8月21日苏联《真理报》;C. 齐赫文斯基等,论俄中边界形成史,苏联《国际生活》,1972,6,14—29。

4) C. M. 戈尔什科夫: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的海军,苏联《海军文集》,1972年第2期至1973年第2期。

险家，重弹所谓“地理发现”的老调，完全是为了替老沙皇的侵略罪行辩护，替新沙皇的侵略扩张政策制造舆论，以便于社会帝国主义处处伸手，争霸天下！此其一。

新沙皇野心勃勃，极端反动，又极端虚弱，极端狂妄，又极端孤立。因此，他们捧出普尔热瓦尔斯基，还有一个急迫的目的。按《自然》杂志编辑部的说法，这就是，希望沙俄军官的“这些文件仍会把我们带进那些年代所发生的事件的气氛中去”。《星火》杂志的文章，则以更微妙的方式表述同一意图。该文在结尾，通过“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学生和继承人”的咀巴，大声叫嚷：

“请你走到他的墓前，向那亲爱的亡灵致敬，这亡灵便会乐意地把她蓄积的全部并不复杂的精神武器转赠给你。这就是心灵的纯洁，勇士般的无畏，对自然和人类天才最高体现——科学——的酷爱，以及对自己祖国火焰般的无限忠诚。”

那些一向自称是“列宁的学生和继承者”的老爷先生们，在这里原形毕露了。他们竟如此堕落和腐败到向老沙皇的奴才和走卒乞讨“精神武器”的地步，这不正是对历史的一大讽刺吗？普尔热瓦尔斯基究竟提供了什么“精神武器”，通过上文的剖析，业已了如指掌。所谓“心灵的纯洁”，就是对主子老沙皇死心塌地，甘当走狗；所谓“对自然的酷爱”，就是侵吞别国领土的贪欲，以至肆无忌惮地将中国山河挂上了什么“俄罗斯”、“莫斯科”等标签，妄图以此同其他列强争夺“第一个”霸占“权利”！所谓“科学”，就是为侵略扩张政策服务的“侦察学”、“造谣学”、“杀人学”，等等。现在只需要再补充两点。普尔热瓦尔斯基在他的《第四次亚洲中部旅行记》第5章中供认，1884年这支“探险队”在黄河源东面的两湖地区，曾遭到当地居民的抵抗，而正是他，竟下令用步枪“密集的齐射”，进行血腥屠杀，当场打死打伤我藏族同胞40人，然后，将杀人场所——弄朗公河改名为“强盗河”，反诬我受害者为强盗<sup>1)</sup>。接着又急忙给主子发电报，把这一杀人行径称作“出色地效了劳”、“真正的英雄功勋”，乞求老沙皇给娄罗们颁发“军事奖章”和“晋升军级”。这在新、老沙皇的咀里，就成了“勇士般的无畏”！普尔热瓦尔斯基在该书最后一章，谈论他搜集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编造了连篇累牍的政治谣言和一系列为侵略者鼓气壮胆的奇异梦幻，并替老沙皇出谋划策，妄图使亚洲中部大片大片的中国领土和各族人民，“作沙皇的臣民”，“俯伏在沙皇的权杖之下”。在结束语中，他还杀气腾腾地叫嚣：“有利的解决”，靠“和平途径难以达到”，“战争本身尽管是不好的，而坏的和平同样地也不甜蜜”<sup>2)</sup>！这种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精神”，当然是新沙皇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武器”了，故美其名曰：“对自己祖国火焰般的无限忠诚”！总而言之，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要苏联人民回到帝俄时代地主、资产阶级热衷于对外侵略扩张的那种“气氛”中去，又要他们向老沙皇间谍军官的幽灵“致敬”，继承他的“精神武器”，其目的就是妄想用老牌殖民主义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毒害人民的政治意识，以便驱使他们为社会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卖命！

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妄想凭借新式刺刀和老式“精神武器”，永远奴役苏联人民，这是绝对不能得逞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抵制和反抗，是无法遏止的。同样，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当年，中国人民处于无权地位，清政府腐败无能，即使那个时候，沙俄强盗也不可能在中国大地上肆意横行。由于我国人民和地方当局的抵抗，他们到处碰钉子，三次想闯进拉萨也均未得逞。这曾使得普尔热瓦

1, 3) H. M. 普尔热瓦尔斯基, 第四次亚洲中部旅行记, 1888年, 彼得堡版, 201—207页和491—536页。

2) H. M. 普尔热瓦尔斯基 1884年8月8日电报, 《自然》杂志, 1974, 4, 102。

尔斯基在离开中国土地时,不得不悲叹:“我们仅有一个盟友,那就是大无畏精神;其余一切,无论是大自然或是人,都在反对我们”<sup>1)</sup>。这才是当年侵略者的真实“命运”!今天,中国人民早已站起来了。中国这块肉,很硬。谁胆敢再把咀巴伸过来,即使“带着核牙齿”,都绝对不可能逃脱中国人民铁拳的打击。当前世界形势一派大好。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新沙皇到处伸手,做了这么多坏事、丑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会饶过他们的。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人民,总有一天会再次挥动铁扫帚,把这伙拜倒在老沙皇脚下的叛徒们,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

1) H. M. 普尔热瓦斯基, 1886年1月20日总结报告,《自然》杂志, 1974, 4, 106.